

# 引导：文艺批评的重要功能

杜学文



目前，人们对文艺批评有很多的讨论。其中也不乏对批评的批评。有的认为只说好听的话，不谈不足与缺点；也有的认为批评成了创作的附庸，重产品营销与人情世故，轻学理与真诚；还有的认为批评缺少活力，吊书袋、玩概念、使用生僻怪异的词汇、缺乏情感、思想与观点等等。应该说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对批评者来说应该反思、改进。

讨论批评，不可回避批评者对批评的认知问题。一些批评满足于介绍作者的一般情况，缺乏对作品的分析、讨论；一些批评在看似构架宏大的讨论中满足于介绍作品的某种表述、现象，而缺乏判断、思考；还有的批评者仅仅局限在对作品“艺术特色”的介绍之中，不能从超越具象的层面对作品进行规律性的辨析等等，使批评局限在“作品本体”的层面，过于提供超越具象的审美体验与价值引领，当然也难以提供审美者未曾发现、感知到的情感意义与价值启迪。这样的话，批评者作为具有“专业”意义的审美者，并没有超越一般审美者的感受与认知，不能为社会审美揭示出作品与创作现象拥有的深意。这可能是批评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

文艺批评自然不能脱离具体的作品。如果批评者对作品的基本情况缺乏认知，感受不到作品的某种特色、贡献，恐怕不能说是一名称职的批评者。但是，如果批评者仅仅满足于此，恐怕也没有完成批评的使命。就我的认知来看，批评除了分析作品的特色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对审美活动进行引导。就是要把握一般审美活动中难以发现或忽略不见的东西揭示出来，并指出其价值，供审美者参考。这是批评工作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批评不能体现“引导”的责任，就不是真正的批评，而是一种“介绍”。具体来看，这种审美的“引导”大致表现在这样几个维度上。

批评者要对作品的艺术创造进行引导，不妨称之为关于“方法论”的引导。这主要是讨论创作者在创作中表现手法的探索与创新，或者某种表现手法的意义。当然，这种讨论不是简单地分析这些作品有什么特色，而是要揭示出那些具有独特性、创新性的东西。如卡夫卡，不能仅仅平面地介绍他的作品写了什么故事，而是要看到他表达的新变，如方法论层面的变形、象征等手法的运用；精神层面对叛逆、异化等情感形态的表述；价值层面的孤独感、恐惧感、宿命感等等，进而揭示出卡夫卡“这一个”创作者在文学发展链条中的价值。批评者关于艺术表现方法的辨析

将对作品的进一步分析奠定基础。但问题是，我们并不能仅仅满足于此、止步于此，还要作更丰富、更深刻的批评。要在此之上，关注作品所表现的人的情感世界。

因此，批评者要对作品表现的情感形态进行引导，亦不妨称之为“审美论”的引导。文学艺术创作存在的根本价值就是它是从人的情感形态出发的，而不是从逻辑形态出发的。《礼记·乐记》中早已很明确地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音”这种艺术形态，大致与我们今天说的“音乐”相近，它的发生是源于人的内心情感世界的，是人内心情感世界受到了外在事物的激发、触动而形成的。如果外在事物没有激发人的内在情感，就不可能出现艺术。即使出现了也可能是一种“未触动”内心的“外在”的“类艺术”。即使很像艺术但实质上并不是艺术的“艺术”。在何休所注的《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中就记有“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他们之所以“歌”，进行“艺术”的表述，是因为存在“怨恨”“饥”“劳”等社会现象触发了情感的变化，因而有了表达其内在情感的“歌”。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是，人们的情感形态是非常复杂的，形成某种情感的原因是多样的。创作者把这种源于内在情感的东西表现出来，虽然大致可视为“艺术”，但还需要批评者作进一步的辨析。这就是要倡导那些能够使人更积极、更健康、更有利于人的团结、进步与向上的情感，矫正那些使人消极、萎靡、对抗的情感。在现代化进程中深化的条件下，疏离感、虚无感、孤独感、麻木感等大量地出现。文学艺术创作不仅要揭示出这些情感形态，还要为矫正、消除这些情感疾病提供审美力量，使我们的情感世界更健康、更丰富、更具有理想。

作为审美活动的重要一翼，批评对人类的情感形态负有极为重要的责任。批评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批评”引导人们从低级趣味、平庸麻木、自私偏狭、愚蛮极端等消极的情感状态中出走。即使并不会因为欣赏了一部作品而变得高尚起来，也需要让人们知道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俗的；什么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什么是消泯生命力的；怎样才是有意义的，怎样才是无价值的。正如荀子在《乐论》中指出的那样，“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乐”这种艺术形态，圣人之所以喜欢、重视，是因为它可以使民心向善，知道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情感形态。由于它能够更深切地感动人心，所以用“乐”

来移风易俗就比较容易，方便了。荀子深刻地揭示出了艺术的情感价值，以及建立其上的社会功用。我们的批评者不仅应该揭示出作品所表现的情感形态，还要为一般审美者提供情感建设的方向。这也涉及到了批评引导的另一重意义，就是对价值观的选择。批评者要对作品表达的价值形态进行引导，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价值论”引导。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创作者或显或隐、或主动或不自觉地要表现出自己的价值选择。但是这种表达很可能是委婉的、隐藏的，是一般审美者不易察觉的。而批评者的责任就是要对隐藏在各种人物、事件、细节之中的价值选择进行揭示、辨别。在我们的典籍中有很多关于历史事件、治国理政的记载。其中多有涉及审美活动价值选择的描述。《礼记·乐记》中谈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审美创造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社会的现实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对人的价值选择产生影响，并且很可能从中表现出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趋势”。《论语》中记载了孔子欣赏乐曲的心理反应。他在齐国的时候欣赏了舜时代的乐舞《大韶》，被感动到三月不知肉味，感慨说，《大韶》“尽善矣，又尽善矣！”尽善尽美成为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尺度。也许可以说，孔子对乐舞的“批评”，并不仅仅讨论其艺术表现手法，同时也非常重视艺术呈现对人情感形态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价值选择。作品不是在“尽美”的基础上达到了“尽善”，是考验批评家辨别引导能力的一个标准。批评应该通过对艺术呈现中隐含的价值选择进行正确的辨析，为人格的完善与强健提供积极的启迪。

由此看来，批评并不能仅仅局限在“艺术分析”的层面，还要进入更丰富深广的社会层面、价值层面，以及方法论层面等。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揭示出作品拥有的意义、价值、贡献——不仅仅是艺术的，还可能是情感的、思想的、社会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的。这就使批评的领域大为拓展，对审美创造的关注层次得到升华，亦使人们的审美欣赏获得超越一般具象的启示。

## 激扬评论 繁荣创作

## 永远盛开的《百合花》

傅书华

每一次读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我都能受到感动。我觉得，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中，能够同时成为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的作品，《百合花》可算其中之一。

小说中的几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与女文工团员同行去前线的小通讯员，因为男女间的羞涩，在同行时总是与女文工团员保持一段距离。临分手时，他不忘记放两个馒头在石头上给女文工团员，而女文工团员在目睹小通讯员牺牲时，又触碰到了这两个馒头。小通讯员在与女文工团员借到新媳妇的婚被后，慌慌张张出门时把肩膀处的衣服撕了个小口子，新媳妇找针线给他缝时，他已经跑掉了，而在小说结尾，当新媳妇明明知道小通讯员已经牺牲，别人劝她不用缝了，她却“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特别让人感动的是，新媳妇一开始没有把被子借给小通讯员，却最后将这象征着纯洁与感情的婚被盖在了小通讯员的脸上。

这篇小说为什么让我感动？我翻看了对小说的各种解释，有的说，表现了战争时期的军民鱼水情。何以《百合花》流传久远呢？而且，从表现军民鱼水情角度解释，又怎么理解作品用许多篇幅写小通讯员与女文工团员的交往呢？还有人说，作品表现了超越爱情的异性美，表现在战争中，女性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但这仍然不能解开我心中的困惑：这样说，又如何解释作为叙事者的女文工团员眼中的新媳妇呢？当女文工团员与小通讯员再一次来找新媳妇借被子时，新媳妇并没有恼火，反而是“尽咬着嘴唇笑”。虽然女文工团员手中已经抱满了被子，小通讯员空着手，但新媳妇却把被子仍然放到女文工团员手中。而小通讯员事后也对女文工团员说，他对新媳妇说的话与女文工团员对新媳妇说的话是一样的，但新媳妇却借给了女文工团员而没有借给他。我们只要想想，小说开篇所写小通讯员在与自己的女战友的交往中，都不肯同行，且说了几句话，都会出一身大汗。那么，他在向新媳妇借被子时，会是多么尴尬的表情，而新媳妇看到小通讯员自然不免会感到可笑而调侃几句，开个玩笑。但事后，新媳妇却在包扎所里，不停地东张西望寻找小通讯员，试图向他道歉：“刚才借被子，我可受我的气了。”

我有点儿明白了，这篇小说反复感动我的，是人与人之间最细微、敏感、丰富的感受与呵护、沟通，虽然因为生存环境的严酷或残酷有时难以得到；我们生存的环境，是为历史发展的规律、维护社会结构的社会法则所决定的，往往不是为我们个体生命的需求所决定的。误解、不公、竞争、相互的距离，甚至损害等不可避免；为了历史进步、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个体生命的牺牲，更是需要张扬的。在这种状态下，我们鲜活的血肉之心渐渐被社会法则所同化而变得像钢铁一样坚硬，我们又把这种能够承受社会法则的各种打击的坚硬，视为成熟、视为刚强，反之则视为脆弱，对心灵、情感的忽视由此而生。但《百合花》却对此提出了鲜明有力的质询，这正是作品反复渲染那些细节，而没有着重写在一一般人看来更能表现小通讯员精神境界的舍身救民工的情节的原因。作品是想以此呼唤我们对心灵与情感的关注。

有着注重现实生存传统的我们，更多地强调了现实的力量，而忽视了作为价值形态的力量。学者刘小枫在评价冰心时说过：“让那些伟男子感到难堪，甚至因难堪而感愤怒的是，弱女子竟然有比他们更苦涩的信念，在任何悲惨和丑恶的处境中都不愿抛弃的神圣情怀……”在我看来，这一评价，也是适合于《百合花》的。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这样一篇短短的小说，是足以与那些书写时代风云历史长河的鸿篇巨制相并列的。



发表在《连环画报》1982年3月号的《百合花》连环画

## 追寻幸福密码

读《瀚海浪花》印象

梁志宏

侯荣臻先生几年前出版了纪实文学《涅槃重生》，以书写战胜病魔重生，以书写战胜病魔重生而引发社会的关注。最近他又推出散文随笔集《瀚海浪花》（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12月版），以真切朴素的笔触，记述一个人的成长史和一个家庭的烟火气，以及对幸福密码的追寻和感怀，读后同样让人感动并受到启迪。

《瀚海浪花》最大的特点，正如诗人赵少琳序中所言，是真情与厚爱，是时代背景下一个平平凡凡人家真切的生活情景，尤其是作者抗争癌症战而胜之的生命体验，经历磨难之后对幸福的深度解码。书中写骨肉亲情和师生情的一些篇什，让我为之感动。《父亲的背影》一文叙写生活中的两个场景，凸显儿子感受到的深切的爱。《妈妈的绝活》一文称赞母亲做打卤面的手艺，烟火气中渗透了母亲对儿子的爱。我还看好《给了奶妈的姐姐》，父母当年由于家庭子女众多而将年幼的三女儿送给一家农民抱养，作者写三姐成家后回太原探亲这场“重头戏”，以白描的手法呈现那个场景：

急切等候的父母张开双臂，几个人紧紧相拥，特别是当父母和三姐拥抱在一起的时候，姐姐对母亲说：“妈，这么多孩子，你咋就把我给人了呢？”这句话引爆了全家。母亲和姐姐放声痛哭，那阵一阵重一阵的哭声在家中环绕……

读到此我也产生共情，潸然泪下。接下来写三姐给父母带来的礼物，写一家人团聚的欢乐，亲缘的阳光很快化解了心头的雾霾。

作者笔下的《第二次拥抱》，写退休之后相约二三同学去看望耄耋之年的小学班主任，师生相见分外动情：“聊着聊着，我们眼里竟泛着泪花儿，深情凝视着老师慈祥的面容，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妈妈。”年逾花甲仍对少年时代的老师一往情深，一定是老师对学生的成长起到了难忘的奠基作用，作者接下来逐一叙写，最后写师生分别时又一次拥抱：“依然是老师那温馨而有力的双手拥抱着我，一只手还不停地轻拍我的肩膀，摩挲着我的头发，我能感受到慈母般的真情和真爱……”

《瀚海浪花》上篇“龙城旧事”，主要记录从孩提时代到近些年的难忘经历和最美遇见；下篇“幸福密码”，则多为经历抗暴风雨人生的感悟式随笔，也即对幸福密码追寻的深刻体验。看其标题《好心成就美好生活》《健康不是第一是唯一》《健康的情趣使生活更快乐》等，就能读出其文的要旨，文中警句迭出：“有爱的忠诚、爱的温暖、爱的坚守和全力支持就是幸福”“幸福就在我们内心，幸福就在发现、感知和感恩之中”“要学会创造幸福”……而这些正是一位涅槃重生者的生命结晶。

当然，有些散文随笔在艺术上还有提升的空间。比如应减少概念说教，要以独特而鲜活的细节取胜；在结构上避免平铺直叙，就像一条河既有波浪平缓处，也有回环曲折，乃至“卷起千堆雪”。荣臻有几篇文字富有诗意，如同优美的散文诗，可见他的文学功力。我期待，也相信他会写出质量更高的诗文学作品。



汤成难

我曾生活的村庄里，有一条路横穿而过，路很窄，仅供一辆汽车通行，但对于那个年代，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它足够宽阔。

路是泥土的，但凡晴天，便是尘土飞扬。每一双行色匆匆的脚后，都会涌起尘烟一阵。小时候的我站在这尘土之中，看向模糊的远处，便有了一种虚幻的、极不真实的感觉。

我从来没有把这条路走到尽头，不知道路通向哪里。那时候我还没有学会“远方”一词，不知道一条路与远方之间的奇妙关系。

但我喜欢路，甚至可以用迷恋来形容。每一条陌生的路我都极具吸引力，我想路上去，想用脚丫感受一番——有的路心事重重，杂草重生，走着走着就没了；有的路原本好端端的，尽头却被水泥覆盖，仿佛能听到水泥下泥土的痛苦呻吟；一些道路流露出的自信——因为坚硬度和稳固性，使它们看起来那么高傲和漫不经心；有的路极不友善，起初是它们小来翼翼、恭恭敬敬等你来，可一旦踏上去，它们就变得老谋深算，处心积虑地让你多走弯路……当然，我最关心的是，路的尽头是什么？它将通向何处？

那时我只见识过乡村的路，尤其是穿村而过的这条土路。冬夜，它会泛着奇异的光亮，飘带一般，变得柔软、轻盈，仿佛抬离了地面。道路在银色月光里会不断增长，彼此纠缠，相互交换，又在深处缓缓展开。我对这段路是熟悉的，闭着眼睛都能走完，不用担心它们狡黠或不怀好意，总会稳稳当当地把我送到目的地。

但是，出了村庄，我不知道路是什么模样，它又会与什么样的路进行交接或连通。有一次，我在邻居家看到不一样的路，那是他家挂在墙上的四条屏，屏上是水墨丹青，林泉丘壑，溪流蜿蜒，一条用花青着色的小路逶迤向前——

我将手指伸过去，落在画上，沿着画上的小路缓缓向前，路隐入茂林，又从另一端延展出来；或路被山峰挡住，却又在山侧缘溪而行。路上总会有一人，走路或者骑马，走路的人一透柱一根竹杖；骑马者也缓缓前进，透过纸面，仿佛能听见人笃定的脚步声或马蹄有节奏的“嗒嗒”响。

对路的探索，成了我童年时期最大的乐趣，即便如今人至中年，仍然乐此不疲。

前年，我搬到一个叫仓颉村的地方，村庄附近的路很少是正南正北方向，大多是顺着河流或丘陵蜿蜒向

前，它们随意而漫不经心，起伏、曲折、安静、不张扬，且少人问津。

我隔三岔五出门“找路”（每次只找一小段，我喜欢一点一点认识这里的过程）。每次出门都要很久才能到那里，我把太多的时间花在路上。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认识这多的路比认识的人还要多；有一次，我终于将一条路走到尽头，我仿佛感受到它捉襟见肘的不安与羞愧；还有一次，走到一个三岔口，也就是说，有两条路摆在了我的面前，路在前方又有了分支，像树干一样生出枝条。每一条路都令我想要上前走一走，但我不得不只能选择其中一条，那一刻，我也意识到，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只能走一条路。人生路亦是如此。

前段时间，我克制寻找路的冲动，希望认识这的过程是缓慢的。一天傍晚，我骑车出门，又与几条新路相遇。眼前如此多的新路，甚至可以用“无数”来形容。当然，这是文学修辞。阡陌交通，在高低低的田野上，每一条路都意味深长，引诱我踏上去。有一阵我竟哼起了歌，可又立马止住，我害怕小小的声音会引来更多的声音，害怕这些路的尽头是人声鼎沸或车水马龙。太阳红红的，将草木染色，仿佛下一秒就要燃烧。树叶掉光了，天空更加辽远。太阳又落下几分，下沉的速度比我骑车的速度快。树枝勉力支撑着，仿佛为我挽留落日。路在铁轨旁弯下来了，勉强拐了几个弯还是不见了——我的路被铁路割断。透过铁丝网我看到一列绿皮火车正缓缓经过，坐在车厢里的人们也许不会想到，他们脚下有一条笔直又坚固的路正带领他们去向远方。

《行行重行行》，从名字便可看出（仅字面解释），我的这篇小说与路有关。或者，也可看成无形之路吧。2018年，我曾写过一篇叫《奔跑的稻田》的小说。如果那篇小说恰巧有幸被您读过，您也许会发现，《行行重行行》与《奔跑的稻田》之间的某种关联——人与自然这个永恒的主题。与此有关的，还有我的另外几篇小说，《阡陌》与《河水汤汤》等——从名字可见端倪。是的，我正试图用我的笔去接近一条路、一条河。

## 作家生活

## 经典漫谈 (12)